

# 山東黨史資料

一九八二年 第一期



○ 濟南

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

★ 6 6 0 3 6 7 5 3 ★

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

# 山东党史资料

一九八二年第一期

(总第三期)

1982年1月·济南

## 目 录

### 谈党史资料的搜集工作

——一九七九年五月在一次座谈会上

的谈话·····李维汉 (1)

第二次被捕——在济南·····任作民 (5)

回忆任作民同志·····丁祝华 (25)

和任作民同志相处的日子·····宋辛夷 (31)

### 回 忆 录

我在青岛工作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刘子久 (40)

我的一段经历·····马馥塘 (46)

宁津县建党初期的活动·····王见新 (58)

曲折前进的历程

——回忆山东我党的一段历史·····姚仲明 (69)

## 关于曲阜二师党的活动

的片断回忆..... 亢善青 常润山 (79)

## 铁窗徒著革命鞭

——回忆一九三二年我在曲阜二师被捕

的情况..... 王云阶 (89)

## 一组漫画引起的一场风波

——我在曲阜二师学习期间的回忆..... 边 拱 (96)

## 曲阜二师党的早期活动概况

..... 曲阜师范学校 高文浩 (103)

## 山东二师《子见南子》案始末

..... 曲阜师范学校 高文浩 (126)

## 人 物 传 记

任作民同志生平事略..... 任楚 齐鲁 (151)

## 档 案 资 料

对常委过去工作的批评 (一九二八年)..... 卢□□ (164)

## 对于根本改造党的基础

的意见 (一九二八年)..... 卢□□ (166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青島市委對此次省委全體委員會議的意見      |             |
| 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） .....     | （168）       |
| 我對於山東黨的基础根本改造問題意見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） .....     | 吳 □ （170）   |
| 對於山東黨的基础的意見的意見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（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） .....       | 王 □ □ （172） |
| 對山東工作的意見（一九二八年） .....   | 劉 □ □ （176） |
| 對黨的基础問題的決議（一九二八年） ..... | （180）       |
| 胡克波給中央軍事部的報告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（一九三〇年三月七日） .....       | （181）       |
| 編 后 .....               | （185）       |
| 更正表 .....               | （187）       |

# 谈党史资料的搜集工作

——一九七九年五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谈话

李 维 汉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党中央多次号召全党要重视研究党史，并希望老同志在这方面多出一把力。我响应党的号召，愿意在有生之年，把参加、帮助搜集党史资料这件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，我接受在座同志们的要求，决定参加你们收集党史资料的工作，胡耀邦同志也支持我这样做。

我们党走过了近六十年的漫长道路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，编写我们的党史，是一项继往开来的重大任务。可以这么打个比喻，编写党史，就象建设一座宏伟的大厦，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，要有许许多多的砖和瓦，我们的责任是为建筑这座大厦添砖备瓦。

我们应当十分重视调查访问工作，尽一切努力把有可能找到的材料都找来。老一辈革命者都有自己的实践，了解不少情况，但是只了解一个方面，同党的历史比较起来，总是局部的。因此，从个人来说，即使知道得再多，也不可能掌握全部情况。这就需要我们作全面的调查访问，及时地把每个同志所了解的各方面材料，不论是大的、小的，党内的、党外的统统收集起来，即

使是个墓碑，也要把碑文拓下来。往往有这样的情况，一个片断孤立地来看，好象是个现象，意义不大，可是几个方面联系起来，有可能反映事物的本质，那就很重要了。所以，不要小看资料的收集工作。当然，我们搞的材料是有限的，不可能为建筑大厦备下全部砖瓦，如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，搞出一堵、半堵墙的材料，我就感到心安理得了。如果所有的老同志都行动起来，同研究党史的同志一起，同心协力，不就能为编写党史准备充分的材料了吗？我们把收集起来的砖和瓦放在那里，将来由巧匠们把它们砌起来就行了。

我觉得收集资料应该有个计划。现在，要尽量抢救建党时期和北伐时期的资料，因为参加第一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人不多了，建党时期剩下的人则更少，这些同志年纪都很大了，要先去找。有的请到馆里来谈；有的派一、两个人去他那里谈。收集范围主要是上述两个时期，但也不要限死，除了这两个时期以外的其他情况，凡是老人知道的都让他讲，我们都要作详细的记录；还要请他介绍访问线索，这一条对于访问工作的深入开展是很重要的。此外，不在这两个时期范围内的、年纪大的、身体不好的老人也要尽快地去找。象李延禄同志年老有病，要赶紧去找，东北抗联没有几个老人了。访问以后，你们把整理出来的材料，先拿给被访问者看，请他修改、补充、定稿。我有些插话也给我看一下，其他同志的插话也要这样。定稿的材料，可打

印几份，分送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，重要的可以送中央。

我们收集材料应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依据，围绕各个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，着重搞清楚当时的历史背景、革命的形势和任务、敌我力量的发展变化、党的路线、党内斗争以及各条战线的干部情况等等，这些都是党史的基础。

我们收集材料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，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导。要做到两条，一条是客观，一条是真实。客观，就是不要主观猜测、主观臆断；真实，就是既成的事实，不夸大、不缩小，更不能弄虚作假。我们在访问时，对史实中出现的差异、矛盾，要注意请有关的被访者鉴定。如果我们掌握的材料，目前还不确实怎么办？可以先记下来，收集起来，告诉被访者。记不准确的材料可以声明一下，在旁边打个记号。对同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见，可能是这样，也可能是那样，一时无法弄清楚的，也可以先记下来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两个：一个是把问题、材料集中起来，等将来中央编写党史时去处理。有的问题，档案馆的门打开后可能解决了，有的也不一定，象白区的材料，我们究竟保存了多少，也很难说。一个是继续调查研究，然后从占有的各方面材料中去作比较、鉴别、校正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。

我们的任务是调查收集材料，不对历史上的问题、经验作评论，也不要求谈话的人作评注，如果他们很自

然地谈了，我们当然欢迎，不要阻止，把它记下来。但是，调查与研究是紧密联系互相贯通的。调查需要有研究，研究又必须在占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。要搞好调查研究，就必须认真学习党史，把这项工作当作学习的好机会，边学习，边工作，也称“勤工俭学”吧！总之，我们要求材料搞得具体、真实，但不要搞机械唯物论；收集材料要尽可能的广泛，哪怕从一百条素材中，搞出三几份象样的材料也好；报纸上的某些文章可作参考，但不要照抄、照搬，一切要经过调查研究。

我们收集材料，不是为了写文章，但是欢迎同志们能写出各种各样的好文章。只要我们态度正确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。根本的原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，即研究历史问题要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内，还历史的本来面目。写文章，要阐明历史是阶级斗争史，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，要反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宣扬的英雄史观；写文章，必须丰富生动、有血有肉，要把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，群众斗争，党的干部、领袖，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事和人要并收。只看见个人，看不见群众，看不见干部，甚至看不见党，是不正确的。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解放思想，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看问题，事和人都不可以看死了，思想僵化、搞片面性是要犯错误的。

（章祖蓉、夏燕月整理）

·转自一九八〇年九月出版的《党史研究资料》第一集·

## 第二次被捕——在济南

任作民

### 一、如何被捕的



任作民同志遗像

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 
上午八时许，我先到秘书处去料理几件工作，交张恩堂同志去进行。在刚刚温暖起来的春光中，从南关顺城墙走到东关联升街十一号短期训练班——利用董炎同志的家——作报告。我很小心地留心了身子后面，仔细看了矮墙上的标志，没有任何危险征象，就从容走进门去。刚踏进去一个脚，门后边出来两个人，将我的左右手抓住；另一人把手枪指着我的胸部，禁止我声张。同时，搜查我每个衣袋，拿去我身上所有纸片，内有报告提纲和孙汉臣同志由看守所写出来的信。——一个狗狞笑着说：“李先生（当时我对同志说是姓李），我们等你好久了，你这时候才到。”我立刻明白是一回什么事，一点

也不慌乱，静静地考虑我的对策——言之成理的口供。

他们把我的双臂向后一绑，狗们开始问我姓什么？哪里人？何时来到山东？住在哪里？等等。我仅说了一句：“我姓王。”其余一概置之不理。他们把我往里间一推，才看见王云生、李汉卿两同志已被绑靠墙坐在那边了。我故意问他们：“贵姓？”表示不认识他们。不久，李美庆也走进这个“老鼠笼”来了。

大概已经十一点钟了，再没有人来自投罗网。他们用两部汽车，分两次把我们送到国民党省党部。

陈洪舟是新近的叛徒，这次破案的罪魁。在汽车里，他坐在我的右边，故意表示殷勤，扶上扶下，问我姓什么，来这里好久了，我没有理会他。他安慰说：“不要着急，一切我会帮你的忙。”等等。

## 二、如何破案的

陈洪舟，徐州人，曾为CY山东特委书记，到上海去找CY中央，连同CY中央在上海旅馆中被捕，叛变了。国民党要他来山东破坏组织。事先我们已接到中央的通知，要CY准备一切——搬家、废弃原通讯处、加严警戒。陈洪舟到济南好久了一无所获，就在商埠上开了一间旅馆房间，投信到CY原用的转信处，说他是中央派来的，急待会面等鬼话。

当时代理CY特委书记是孙善帅，处置事欠周密。CY交通庄××到通讯处，看见陈洪舟伪造的信，不等到

和孙商量就到旅馆去接头。当然有狗在那边守着，逼问他要孙善帅的住址。

庄××当时叛变，把他带到自己住处，献出所有文件。庄××又供出张英瑞，张又供出沈钧奎，沈又告诉狗们CY训练班的地方即董炎住处。在那里抓到马兰村、李玉楨、孙善帅，又到北关师范学校抓到阎世凤、韩维楫、小吴（即吴葆明），又捕住发行员张英瑞。张英瑞供出董炎的住处，于是捕住董炎、沈钧奎、王云生、李汉卿（被捕后名唐昆山）、任作民、李美庆。

沈钧奎叛变供出济宁中学的王秀峦、范永铸，又到北关外捕住彭瑞林，又在某处捕住韩世元。

王金堂又供出泰安的侯震汉、王殿卿。

马兰村叛变了，供出自己的爱人小刘，并供出青州中学的金明、郁肇纪、刘法曾、高锬，又抓住济南齐鲁中学的朱润昌和夏玉璞两人，到一师捕住卢冠洲。

王仲和（即巨任吾）是到CY训练班去，为着去通知孙善帅而被捕的。

这上面所述二十九人都是从二十七——三月三日，四天之内牵联着被捕的。

### 三、刑 讯

当日下午二时左右，省党部的官长会客厅里的西餐台，一旁坐下了张苇村（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）、王天生（特务队队长）、孙秀峰（特务队副队长）三个屠夫，

头上坐两个书记，后边站了十多个人，窗子后面挤满了人头。两个保安队丁把我带进去，坐在台子另一边的中间。王天生是审讯的主席，首先来一套虚伪的恭维和“说服”。他笑嘻嘻的声声口口以“阁下”相称呼，敬了茶、烟，问了贵姓，府上何处，来敝省干什么事等等。

我所答复他们的是：王敬功，河南信阳人，因高密有一个朋友在××中学，要我去当教员，由此经过。

“阁下，你这一套我全懂得，还是谈谈正经话吧。”我沉默着。

“阁下是山东负责任的人，高明的政治家，请你谈谈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全盘工作计划吧！我不要你告诉我任何组织上的秘密。”（当时所说是否完全如此，已不能记忆，主要意思是可以记得的。请阅者只注意他的意见好了。）

我拒绝他：“我很粗浅，根本不明白什么政治。”

他进一步谈共产党了：“现在共产党并不值得为它牺牲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，但现在工人都不拥护它，上海、天津、青岛凡是工人城市就没有共产党。他们都在农村中，是农民的党。你要想为无产阶级而奋斗，就不要和他们一道。我是工人，我就退出这样的党了……那些共产党领袖们，自己住洋楼坐汽车，要这些下级干部吃尽辛苦，冒尽危险，替它牺牲，好到国际去要钱。还值得为他们牺牲吗？”这种污蔑只能使人愤怒，我还是忍耐着，说：“你弄错了，我并不是共产党。”

他又采取了利诱的办法说：“不要如此执拗，不要为一个党尽死忠，要为国家为大局设想。以你这样的才干，比我们高明好多倍，要是为国家干一种事业，一定成功，一定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地位和前途我这样的人是不能比拟的，也有名誉，也有幸福。……为党牺牲固然是光荣的，为国家牺牲不更光荣吗？……你看你们许多首领都到南京去做官去了，他们是明白政治的。……请你说说你的政治主张吧。”

我还是拒绝他，说：“你的假想完全错了。我并不明白什么是政治，一点也不懂得。”

他来了几套都无效，于是要来硬的威胁和强迫了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太看不起我们，……你今天不说是行不行的，我会有法子要你说。”

我还是预告他，我已经决心“死也不说什么”，“你今天诚然有权力来威逼我，但是我诚然说不出什么假话”。

王天生和他的同伴都有点不耐烦了，脸上显然改变了颜色，紧紧地逼问我：“那么，你今天为什么会到这儿来的呢？”“我走那门口经过，硬把我拉进去的。”

“你住在什么地方呢？”“住在商埠上一个旅馆里。”

“什么旅馆？在那条街上？”“才来，弄不清街名，自己去找是能够找到的。”

“你坚持不说，我就会动武的啦！”我反对他用刑，说：“法律上是禁止用刑的，你为什么要动武呢？”

“不用刑你不说，法律不是为你们设的。”叫队丁下

手，队丁就把我的衣服全脱掉，强迫我跪到地上，压起杠子来。开始上来两个人，以后再上两个人，我晕过去了，才松下来。

当用刑时，我狂叫起来，我骂他们：“国家已到如此地步，你们不去打日本帝国主义，不去救热河，反而来残害自己的同胞。国家快要亡了！”

几个狗头都生气了，说我骂他们卖国，再要用刑。我说：“如果要用刑，就直接枪毙我，我没有任何说的了。”于是用上刑，晕过去，再松下来。我于是一言不发，任他们如何逼问。再来一次刑，还是晕过去，松下来还是一言不发。我当时决心以死和他们硬拚，痛苦就咬紧牙关忍受着。最后，他还是毫无办法，只得放手。

“给你两点钟考虑，等下再请你来。”于是两个队丁把我送到隔壁房里，游散一下弯曲的腿。

接续叫得李美庆、王云生、唐昆山来，都说不认识我。王云生是老（早）认识王天生的，一见面，王天生就喊：“老朋友，你还在干这个吗？”王云生说：“老早就没有关系了。”唐昆山说是到济南找××朋友，偶然同王云生到这里来玩的；李美庆说董炎是同乡，来借钱去进学校的。

王仲和十二点以后才进来。他说是走门口过，硬把他拉来的。几乎可以找保开释，后来大概是叛徒指认了，也被压杠子。他始终否认是有关系的。

马兰村说：“我和小刘才结婚，我觉得活得有些意思，我还想活下去。”他于是叛变了。

沈钧奎才和袁连英结婚。袁××是从反省院出去的，来劝说他。他也叛变了。

庄××曾和狗们谈投降条件，愿意自己到青州去抓人，换取自由。狗们不信任他。

这就是当时的情形。我、王仲和加上了脚镣、手铐，王云生、唐昆山、卢冠洲带上了脚镣。只有我受刑最重，引起看守的保安队队丁很大的同情。他们对别人夸扬我，骂王天生等不是人，说他们变节，专害自己的人。

次日，陈洪舟又来一个阴谋——写一张小条，说什么“你是否愿意和我谈谈，我帮助你解决一切”。我完全懂得这是什么把戏，置之不理，并把条撕掉，免得别人看见乱猜疑。

第四日以后，快半夜了，王天生又把我叫去。这一次是用和平方式，在办公室他的写字台前面，他用各种方法来追问、反驳，找缝隙来疲乏我的精神，他想要在我精力不能支持时头昏乱说起来。但是我很沉静应付，克服了一切，保持原来拟好的口供。直到早上四点钟，他也不能支持了，气愤地说：“我预备好了极新奇极厉害的刑具，会由你来开张，你等着吧！”

被捕后第六日——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上午，突然来许多（带）枪（的）兵，用汽车押送我们到公安局拘留所。仅住两宿，次日下午又把我们押送到西关地方法院看守所（在高等法院的后面）。

#### 四、在地方法院看守所

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，我们改押到法院的看守所。所长姓周（？），湖南平江人，家被游击队所毁，极恨共产党。但这中间有一个姓李的看守，华容人，农协会员逃出的，对政治犯极同情，尤其对我这个同乡要好。他后来成为我的秘密交通使者，帮忙实在不小。

我们政治犯关在最后面，五重铁门以内，重刑事犯的革、面、洗、心的四大号内。政治犯住革、洗两个号，面、心两号是土匪和杀人犯。

吃的还不算坏，白面馍、豆芽菜、咸萝卜，喝白开水。洗脸是十多人共一大铁盆，害眼病的不少。早起整队散步。早饭后按每小号开门出来大便，小便利用尿壶。晚饭后又整队散步。不准接见，不准写信，不准看报纸杂志和新书籍。只准读经书、看佛经、感应篇等。冬季就不洗澡。四月天气渐热，大家商量用全体政治犯名义，要求所方：（1）改良伙食；（2）准看书报；（3）准通讯接见；（4）半月洗澡一次。结果虽然达到部分目的，即，改进伙食；书报经所方检查的可以看；写信、接见可以个别请求，临时批准；一月洗澡一次等。但是，被认为领导者的我和宋从则（写呈文的），被罚带双镣一月，手铐一星期。为大家谋利益的人，总是容易被牺牲的。

我在看守所利用姓李的看守员的关系，和外面通讯，